

胡西宛◎著

STUDIES ON THE DEATH NARRATION
IN THE VANGUARD NOVELS

作家先锋

的死亡叙事

■ 尽管人们都认同**爱之死**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认可任何艺术创作都自然地把死亡作为表现对象，但面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时，中国读者仍然为之**眼花缭乱**

■ 因为那里面讲述的根本不是他们在传统文学中读到的**爱之死**的故事

里存在的是**真理**和**人性**的秘密

湖南人民出版社

STUDIES ON THE DEATH NARRATION

IN THE VANGUARD NOVELS

先锋作家

的死亡叙事

胡西宛◎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 / 胡西宛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438 - 6713 - 0

I. ①先… II. ①胡… III. ①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7978 号

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

胡西宛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杨 纯

装 帧 设 计: 湛 茜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9

字 数: 28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713 - 0

定 价: 36.00 元

序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人总是会死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死亡意味着人生的终结，意味着亲人的永诀，意味着生命的脆弱。伴随着文明的兴起，人类就生存在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之中。古埃及的皇族为了超越死亡，修建了宏伟的金字塔，制作了木乃伊，在陵寝内绘制了各种各样的生命符号，希望生命能因此而获得延续。中国古代的君王同样如此。秦始皇为了抗拒死亡，不仅修建了巨大的皇陵，而且还组织道士炼制和寻找长生不老药，希望能够炮制出超越死亡的神话。

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有所谓“飞升”一说，将死亡作为超越生命的一种仪式。人们想象在人世之外，还有神世和鬼域。神世是可以超越死亡的世界，只要人加强道德的修养，“感天动地”，就可以到达神的行列之中。这种神话无疑给予悲哀中的人类制造了一种希望，死亡不仅没有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反而成就了人获得“永生”的契机。然而，没有人真的从“来世”归来，为人类确证这个世界的存在。人类常常在生命与其他事物的比照中感到某种焦虑和惆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面对日夜不停的流水，感受到生命的渐渐消逝和死亡的迫近。在这种境况下，除了惆怅、感叹和自励，还能如何呢？唐代诗人陈子昂在失意之际登上幽州台，面对苍茫历史，独自浩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将个人的失意升华到生命的悲怀之中，在“古人”和“来者”之间，一个普通的生命个体只是一个“过客”，如一粒烟尘，何其渺小。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复疆无望中溘然长逝，他的诗作《示儿》表达出了一种生命的遗憾：“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如果生命没有终点多好！这样就不会再空怀余恨了。但死亡是造化

的规律，再美好、再强烈的愿望也无法抗拒这条铁则。

肉体不能永恒，但精神可以。面对死亡，人类开始用精神对抗肉体，用创造永恒的价值来对抗肉体的湮灭。“朝闻道，夕死可矣”，真理是永恒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情感是永恒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追求是永恒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责任是永恒的……有了这些永恒的价值，死亡就不再那么恐怖。

近代以降，科技的进步让人在很大程度上从对自然的恐惧中解脱了出来，人的价值更加多元，人类对生存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死亡虽然依旧是人类最大的威胁，但并未成为人类全力抗拒的首要对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自由、毋宁死”。在做人的尊严与死亡面前，人类开始更看重尊严，更重视此生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在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哈姆雷特》中，生存和毁灭成为可以并列选择的两个问题：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是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在这里，死亡并不是最值得恐惧的事物，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毫无尊严、毫无原则的苟活，所以丹麦王子选择了抗争，用毁灭的代价实现“人”的完成。

然而，一切价值和意义都可能成为虚妄。当人类编织的永恒神话日益变成谎言之后，现代人类开始再一次正视死亡：他们不再试图超越死亡，而是将死亡的永恒和生命的短暂作为文化创造的基础，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便是死亡。因为死亡，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看到了生命的有限性，他们不再妄谈永恒，而是在“此在”中完成对人生的拯救。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便是将思想建构在死亡上的文学家：他从不讳言死亡，直面人生的局限性，“路的终点便是死”是他的经典名言；他不相信未来会有“黄金世界”的出现，他肩起黑暗的闸门，坚持以“此在”的立场，与一切强权和丑恶进行抗争。鲁迅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化的一面旗帜，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直面死亡的存在——没有恐惧、没有欺骗，当然也就能更有价值地生存。

先锋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股重要的创作潮流。死亡叙事明显地影响了它的思想价值和美学品格，对死亡主题的深度开掘便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显示了其存在主义的哲学倾向和现代主义的审美特质。分析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对理解先锋小说和先锋作家意义重大，虽然这些年来的先锋小说研究对死亡问题多有涉猎，但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还很少有人去做。在这一领域继续开掘不但有其必要性，而且也还有着较大的深入与升华的空间。

胡西宛博士的新著《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就是以死亡为切入点对中国当代先锋作家创作进行的专题研究，也可以说是他通过研究先锋作家的小说创作而进行的对死亡问题的认识。作者由此入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而奇异的艺术世界。作者以中国当代先锋作家有代表性的小说文本中对死亡题材和死亡主题的表现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体现的价值内涵、叙述模式、美学品格以及先锋作家对死亡的艺术表现的文学史意义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先锋小说的基本价值内涵是多元的世界观念、关于生命体验与存在意义的探索、人性批判和社会批判。先锋小说对死亡的叙述在叙述幅度和叙述频率、寓言性和意象化追求等方面有相同的趋向，同时先锋作家又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化特征；死亡叙事的理性化、平面化、开放性特征以及审丑意识、异于传统叙事态度的零度介入姿态，使先锋小说呈现出智性悲剧的美学特征。先锋小说对死亡的表现，强化了中国文学在主题和题材上的弱项，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力和美学品格，先锋小说通过对死亡的叙述，建立了一种价值发现模式。作者同时也对先锋小说提升哲思境界的问题、其主体价值的单面性和异质性以及艺术表现的极端姿态等问题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评价。

本书是胡西宛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后完成的。在论文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会对这篇论文的观点和论述作了充分肯定。答辩委员会在答辩决议中认为：“胡西宛的论文《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以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主题、叙述模式、美学品格以及死亡叙事的价值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有助于从整体上解读当代中国先锋文学的根本特质，揭示先锋小说内部的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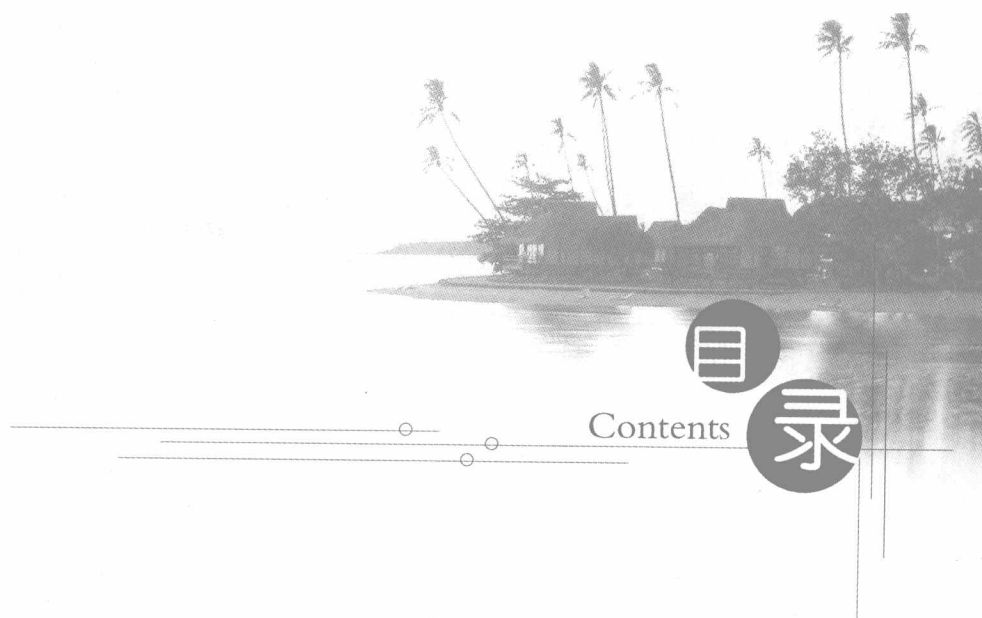
奥秘，该选题很有意义与价值，也具有相当难度。该论文论述框架设计合理，对论题的探讨立体而深入，具体分析细腻而见功力，在细读大量文本和掌握翔实材料的基础上，揭示了当代先锋文学思想文化的深度及其内在困惑，解释了先锋作家死亡叙事话语的构成机制，阐明了先锋小说审美风格的新异性，肯定了先锋小说由此给中国小说在观念价值、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上提供的新质。论文的问题与结论均富有新意和启发性，行文朴素，文风扎实，体现出作者良好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

记得有人说过：“对于不少人来说，博士论文将会是他们学术生涯当中的一座高峰。”此话信然，但我并不喜欢。我不认为“志在千里”、“壮心不已”仅仅是那些“老骥”们的专利，我希望它们属于更多的人，其中自然也包括像胡西宛博士这样的中青年学者。博士论文对他们来说，无非是一个“再出发”新起点，而真正的学术高峰应该在将来。生命固然有限，但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却是无限的。

是为序。

张 健

2010年6月26日



目录

Contents

序 /001

引言：死亡——先锋小说的醒目地标 /001

Chapter 1

第一章 先锋作家死亡叙事的基本思想内涵 /007

第一节 存在体验 /008

第二节 人性批判 /054

第三节 社会批判 /073

Chapter 2

第二章 先锋作家死亡叙事话语的构成机制 /085

第一节 四种叙事单元 /086

第二节 叙述幅度和叙述频率 /092

第三节 寓言性 /099

第四节 意象 /108

第五节 叙述模式 /126



Chapter 3 |

第三章 先锋作家死亡叙事文本的美学风格 /151

第一节 理性化和平面化 /152

第二节 开放式表现方法 /170

第三节 审丑意识 /180

第四节 暴力与美感 /194

第五节 叙述态度 /198

Chapter 4 |

第四章 先锋作家死亡叙事的价值和意义 /227

第一节 先锋作家热衷死亡叙事的原因 /228

第二节 先锋作家死亡叙事的价值和意义 /241

第三节 有关先锋作家死亡叙事的几个问题的讨论 /259

余论 /290

后记 /293

引言

死亡——先锋小说的醒目地标

“我要死了。”

——格非：《不过是垃圾》开头

布市街的女工李抒君之死最初是作为自杀案处理的。一个老大不嫁性情孤僻的老处女，在一个愁雨绵绵的秋夜从六楼窗台坠地身亡……

——苏童：《一桩自杀案》

一个姑娘活了二十五岁就死了，你能说出她什么来呢？

这是西格尔的《爱情故事》的第一句话。

而我要讲的这个男孩只活了二十一岁……

——马原：《旧死》开头

然后我才倒在了地上，我仰脸躺在那里，我的鲜血往四周爬去。我的鲜血很像一棵百年老树隆出地面的根须。我死了。

——余华《死亡叙述》

要在先锋作家的小说中找一些这样的开头和结尾，是件很容易的事。只此一瞥，便可看到被先锋作家的作品优先使用和广泛使用的一个关键词——死。相较于一些论者对重要先锋作家小说中死亡事件和死亡人物的统计，以上所引并不能证明先锋作家对死亡的表现力度，但它可以说明先锋作家在写作中表现死亡问题的普遍性。先锋作家在叙事实验、语言实验和存在探索等方面四面出击，先锋作家的价值观、艺术观念、艺术风格各有

不同，但他们在小说中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度和表现热情却是一致的。

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这一时段，中国当代文坛上汹涌着一股表现死亡的潮流。小说家为先锋，小说家中以先锋小说家为先锋，先锋小说家中以余华、格非、苏童、洪峰、北村等人为先锋，他们在作品中展开了大规模的、纵深的对死亡题材或者死亡主题的表现。先锋小说家是冲锋陷阵的先锋和主力，而“新写实小说”和“女性写作”队伍中的作家也表现出对死亡问题的高度关注，更有莫言、迟子建、残雪、杨争光这样的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作家，也在作品中大量地、深入地表现死亡问题。先锋之外的这批作家中，也有人或多或少因为表现死亡问题而被划进先锋队伍。这股激流也冲进了诗歌、戏剧的地域，表现死亡一时成为蔚为大观的创作景象。格非在他后来的小说《不过是垃圾》中借人物之口说：“在如今这世道，妄想通过‘死’这个东西来吓人一跳，引起别人的重视，有点不太现实啦。”这段话可以看作文坛上死亡话题广泛展开的状况在作家的作品中引起的回声。

人们认为先锋作家是以其叙述实验、语言实验和存在探索的极端性而成为先锋的。进行叙述实验和语言实验的先锋是最早发动冲锋的先锋，而形成持久冲击力并建立了稳定价值的存在探索方面的先锋小说家，实际上是先锋的中坚。他们对存在意义的探索、对人性和社会的批判以及所建立的叙述模式和美学风格，是这类先锋小说的核心价值。可以认为，这一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死亡的表现来实现的。

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引述歌德《浮士德》中的诗句说：“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①在一套现代百科知识丛书中有这样的对死亡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死亡更明了、更普遍且更不可避免了：每一件受约于时间规律的事物都是注定要灭亡、要消失的；每一个刚诞生的生命也注定要在那个未知的、却可能是早就安排好的某一天停止生存。研究死亡，便是迎战这最确凿的事实。”^②无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458 页。

② 路易一樊尚·托马：《死亡》，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第 1 页。

论对个体、对物种还是对浩瀚的宇宙来说，生与死都是普遍法则，灭亡是他、她、它这个过程无可争议的归宿。所以死亡问题直指存在的根本，涉及生命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真实层面，所谓死亡问题，实质上就是生死问题，或者干脆就是生存问题。

在现实世界中，现存个体生命的最重大的事件非死亡莫属，社会对死亡事件的关注程度从媒体上可见一斑。除自然死亡之外的一切生命灾难，媒体皆代表公众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并努力地加以放大：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刑事案件、战争、种族屠杀、自杀、矿难、瘟疫……这一切之所以具有“新闻性”，是因为它们不止意外地、暴力地摧毁了个体生命，它们背后还透露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人性的等信息和科学的、哲学的、神学的启示，甚至以人类理性难以知晓的精神迷局。文学艺术的或人文的视野更纳入了自然死亡、偶然死亡这些在媒体看来不具“意义”的事件，因为它们同样有效地彰显着存在的真相。

人对自身死亡的惊觉是普遍性的精神现象，而一切意义的起点，看来也原发于此。“在对真实的普遍怀疑中，唯一不受质疑的是死亡的事实，它在很多情况下是人为的暴力所致。在人的幻觉的整体中，似乎只有死亡和痛苦是肯定的。”^①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开篇即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②在加缪这里，死亡成了检验生存价值的行动。

“死亡促使人沉思，为人的一切思考提供了一个原生点，这就有了哲学。死亡促使人超越生命的边界，臻求趋向无限的精神价值，这就有了伦理学。当人揭开了死亡的奥秘，洞烛了它的幽微，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理想便平添上了一种崇高的美，这也就有了死亡的审美意义。”^③这就是说，死亡问题可以提供关于存在、价值和审美的多重意义。

令人恐怖的死亡从生命的另一端表明生命存在是一个有限度的自然历史过程，因而认识死亡便是认识生命，体验死亡便是体验生存，体验死亡

①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②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③ 陆扬：《死亡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成为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确立的过程。在科学世界观或科学方法之外，人类还通过哲学思辨、宗教和文学艺术等方式来认识死亡、把握生命和生存。“死亡既可憎又迷人……说它是迷人的，是因为它使活着的人们获得新的生活，它是我们几乎全部的思考和艺术作品的源泉，而对它的研究则是通向把握我们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想象力的毋庸置疑的源泉的康庄大道。”^①就体验方式而言，再没有什么活动能比文学艺术更善于完美表达人类对死亡的体验和对生命的观照了，所以，“爱与死”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而人类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又总是与死亡话题相伴，这一点连文学艺术界之外的人士都发现了，法国思想史学者米歇尔·沃维尔就指出：“如果我们回头翻阅 20 世纪上半叶至 60 年代的小说，当然不必博览群书，就发现那些杰作无不将死置于重要地位，且往往置于中心地位。”^②在世界文学史上，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米歇尔·沃维尔所说的时段和地域。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先锋小说选择死亡主题或者死亡题材并无新意。

但是，尽管人们都轻易认同爱与死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这样的命题，认可任何艺术创作都自然地把死亡作为表现对象，当最初面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展示的死亡景象时，中国读者仍然为之瞠目结舌。因为那里面讲述的根本不是他们在传统文学中读到的爱与死的故事。先锋小说对死亡的表现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死亡成为正面表现对象，死亡景象血腥、细腻、绵长、夸张、普遍、规模化；经由死亡揭示的内容也是第一次为读者所见：那是存在的真相和人性的秘密。这也是先锋作家成为先锋的主要原因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先锋小说，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而形成的一股小说创作潮流，是这一时期中国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先锋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群体之一。先锋作家对死亡的叙述，建成了一个矗立在他们小说王国中的醒目的地

① 路易-樊尚·托马：《死亡》，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第 134 页。

② 米歇尔·沃维尔：《死亡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678 页。

标。“死亡”与“暴力”、“罪恶”、“苦难”、“命运”、“存在”等主题相联结，成为先锋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对先锋小说的思想价值和美学品质具有规定性意义。对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进行解释，有助于理解先锋小说的基本价值，了解先锋作家的哲学和文学观念，探明先锋小说的文学渊源、思想资源和社会历史背景，有助于理清先锋作家各种小说文本的社会的、人性的和哲学的内涵，掌握其叙述模式、美学意蕴、文学意义，对同时和其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影响等，从而明确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方位。

Chapter 1 / 第一章

先锋作家死亡叙事的基本思想内涵

在所有感知和观照生命活动的过程中，死亡都是意义的基本起点。死亡对生命来说属于根本的否定性价值，对死亡问题的揭示必然会暴露出人自身和他所处的世界的多重复杂矛盾与困境，从而形成多层次的价值和批判意义。而文学比起宗教、哲学乃至科学话语，更能自由地、有效地扩展体验和认识死亡与生命的空间。先锋小说之所以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震撼效果，也正与它对死亡的艺术表现直接相关。在生存层面，它通过死亡提示了人的存在困境，表现出鲜明的自省特征；在人类自我的精神结构上，通过死亡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内涵，必然引出人性批判；在社会文化层面，死亡透射出日常生活和社会运动对人类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因此，先锋小说对死亡的叙述又具有社会历史批判意义和启蒙的价值。

第一节 存在体验

1989年，余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叫做《我的真实》的短文^①，文中表达了他的真实观，认为他自己的创作更接近“个人精神上的一种真实”。此后他又在《虚伪的作品》等其他文章中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一说法。余华的说法，应该来自西方现代文学的心理真实或“内在现实”（inside reality）的观念，这其实指向了作家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这看似方法问题，实则是个观念问题。余华强调作家对生活里的事件应该是“从个人的角度去看”，这实际上是表示放弃以往当代文学创作中常常存在的把握对象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以既有观念统一地、逻辑地认识和表现生活和人。过往的一些文学实践表明，对象世界经过如此“把握”，往往失去了原生形态，变得理性和秩序化，而个人眼中的世界则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能够“从个人的角度去看”世界，这个世界就可能是个人的、具体的、鲜活的、意义不整一的和充满神奇生命景象的世界。而事实上，先锋作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个人的角度”、用自己的方式认识世界，表现“个人精神上的一种真实”。余华代表先锋作家宣告了他们在创作中把握世界的观念和方法。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园地里，这应当被看作文学观念发展上的一个大事件。从那时起，先锋作家和先锋之外的众多作家之所以在叙述视角上进行积极探索创新，也就是缘起于改变他们把握世界的方法的需要，缘起于表现他们眼中的独特的世界和生命景象的需要。重新看世界，成了当代作家在创作中的自觉要求。

^① 《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